

帝王為治之序

帝王為學之本

堯舜禹湯
文武之學

大學衍義

卷二

真西山請明書日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一

帝王為治之序

堯典

虞書篇名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發語辭曰字與粵越通用稽考也言

考古之帝堯其事云云也

曰放勳

放至也而兼大之意如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

欽明文

思安安

欽敬也思去聲

允恭克讓

允信也克能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被及也四表四外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明明之也俊大

也以用也九族高親

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既已也睦和

章明也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也協合也於美也變化也時是也雍和也

臣按此章紀堯之功德與其為治之次序也自鴻



荒以來義農黃帝數聖人作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爲尤大故曰放勳亦猶孔子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欽明文思堯之德也欽謂無不敬明謂無不照文謂英華之發見思謂意慮之深遠安無所勉強之意言其德性之美出乎自然不待用力所謂性之者也允恭克讓堯之行也恭非飾貌故曰允恭讓非強爲故曰克讓所謂安而行之者也積諸中者深厚則發乎外者光明故能覆冒四表而昭格兩間此所謂帝者之德也克明俊德言能明其大德也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大德則其揔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明曰昭明明之至也和曰協和和之極也曰於變則無民之不化無俗之不美雍雍平如歲之春此所謂帝者之治也先言克明俊德謂堯能自明其德次言百姓昭明謂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德者人之所同得本無智愚之間凡民局於氣稟蔽於私欲故其德不能自明必賴神聖之君明德爲天下倡然後各有以復其初

民德之明由君德之先明也夫五帝之治莫盛於堯而其本則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學以明明德為新民之端然則堯典者其大學之宗祖歟

皐陶謨

亦虞書曰篇名皐陶舜之聖君謨其所陳之謀也

曰慎厥身脩思永

慎敬

謹也厥其

也求長也

惇叙九族

惇厚也叙次也

庶明勵翼

庶明謂眾賢也勵勉也翼

也輔

邇可遠在

邇近也

而及遠也

邇此也

可推

臣按皐陶為帝陳謨未及它事而首以謹脩其身為言蓋人君一身實天下國家之本而謹之一言又脩身之本也思求者欲其攸久而不息也為人君者孰不知身之當脩然此心一放則能暫而不

能以必也常思所以致其謹者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以至無往而不如是夫然後謂之永不然則朝勤而夕怠乍作而遽息果何益哉後世人主有初而鮮終者由不知思求之義故也謹則常敬而無忽思則常存而不放脩身之道備於此矣然後以親親賢賢二者繼之九族吾之屏翰也必有以篤叙之使均被其恩眾賢吾之羽翼也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為吾助身為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焉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與

伊尹作伊訓

商書篇名伊尹湯之聖相湯孫太甲立又相之

曰今王嗣厥德

嗣繼也今王指大甲謂繼成湯之德也

周不在初

初謂即位之初立愛惟親立

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臣按此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成湯蓋躬行之故伊尹舉之以訓太甲也欲繼成湯之德當在嗣位之初初焉不謹未有能終者也德者何愛親敬長是也人君之於天下當無所不愛而立愛則自親始當無所不敬而立敬則自長始二者愛敬之本也本既立則自家而國以及于天下無不在吾愛敬中者苟無其本而逆施焉則其愛為悖德

其敬為悖禮豈先王出治之道哉

詩思齊之二章

思齊大雅篇名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

刑者儀刑之刑寡妻嫡妻也御治也

臣按此詩之序曰文王所以聖也說者謂文王世

有賢妃之助故能成其聖德然后妃之所以賢則

又本於文王之躬化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言

文王之德儀于閨門也閨門正矣次及于兄弟以

治于家國無不正焉其本皆自文王之身始孟子

舉此詩以告齊王而斷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文王非人人化之也脩吾身於此而其效自形

於彼故當是時內而后妃有躬儉節用之德無險
諛私謁之心公子皆信厚王姬亦肅雍則化行於
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德汝墳婦人勉夫以正則
化行於國矣視堯典之言若出一揆此帝王所以
同道歟

易

周易

家人卦彖曰

孔子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

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

謂也嚴尊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

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亦孔子風自火出家人君子

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卦體離下巽上上九威如吉象

日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且按家人一卦皆言治家之道二以陰爻居內卦
之中女正位乎內之象也五以陽爻居外卦之中
男正位乎外之象也古者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
外凡梱外之事屬焉女子居內凡梱內之事屬焉
各有攸主不相侵紊自士庶人以上皆然而人君
之家所繫為尤重故禮有之曰天子聽男教后聽
女順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古者於男女內外之
辨其嚴如此豈私意為之哉天陽而健主生覆於
上地陰而順主形載於下此天地之正理也男以

剛健爲德而所職者斷制女以柔順爲德而所職者奉承男女各得其正則合乎天地之理矣一失其正則悖乎天地之理矣治家以嚴肅爲本父母者一家之君嚴則家政舉不嚴則家政壞然所謂嚴者非猛暴之謂也父盡父之道子盡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婦莫不盡其道上下肅然無或少紊如此則家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於天下無不正者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卦體內離外巽故言風自火出君子觀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內而出以家與國言則國之治亂自家而出以身與家言則家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國在於正家而正家又在於反身吾身言行一有不謹則無以律其家矣故言必有物物謂有其實也行必有常常謂有常度也言行必謹吾身脩矣推之家國無不可者上九一爻復言治家之道嚴威則吉聖人慮後世昧其本旨或以猛暴爲威不知治身弗嚴以威加人未有能服之者故以反身言之欲人君自反其身一言一動凜然不苟是則所謂威如也合象象而觀則家爲天下之本身又爲家之本蓋斷斷乎有不可易者

大學

禮記篇名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

親當作新

在止於

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

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治平聲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

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

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

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臣按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脩其身則自大

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學者以從入之塗厥功

大矣

中庸 亦禮記篇名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子思名伋曾子之門人也 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 經者經緯之經 曰脩身也尊賢也 尊猶敬也 親親也 上親字謂

親睦之也 下親字 敬大臣也體羣臣也 體言體卹之

子庶民也 庶衆也言以 來百工也 來如招 柔遠人也 柔謂撫 懷諸侯也 懷猶念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

諸父謂伯父叔父也昆兄也

敬大臣則不眩

眩

或曲也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

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禘事既讀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先儒呂大臨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一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朱熹曰脩身道立以下言九經之効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

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

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也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歛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

以程其能餼廩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塗矣無後者續之如周武王立夏商之後已滅者封之如齊威公封衛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時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恃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呂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

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

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曄所謂妬賢疾能得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

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熹又曰一者誠也二不誠則九者皆為虛文矣

臣按九經之說朱熹盡之矣或謂大學先言誠意正心而後脩身中庸九經之序乃自脩身始何邪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謂敬也敬則意誠心正在其中矣熹之以一為誠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脩身不一善惡雜矣尊賢不一邪正雜矣不二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惟一伊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臣按孟子謂天下國家乃世人常常稱道之言而不知國乃天下之本家乃國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蓋有序也本猶木之根本根固而後枝葉盛為治本末亦猶是也然大學言心而此不言心者蓋誠意正心皆脩身之事言身則心在其中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邇近也事在易而求之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臣按戰國之時學道者不求之近而求之遠不知

堯舜之道不離於徐行後長之際而仁義之實止
在乎尊親敬長之間圖事者不求之易而求之難
不知闢土地朝秦楚有甚於緣木求魚而老吾老
幼吾幼則天下可運之掌故孟子切切以告時君
欲其反求之吾身而不責效於天下蓋人君能親
其親則人亦莫不親其親能長其長則人亦莫不
長其長舉天下之人而各親親各長長則和順輯
睦之風行而垂爭陵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
乎是亦由一家以達天下之意

荀子名請問為國曰聞脩身矣而未聞脩國也君者

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者源也
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臣按荀况之意謂君身正則臣民亦正故多為之
喻如此亦有指哉

董仲舒

漢武帝時人建元初以賢良對策

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

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

間者

奸犯也

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臣按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蓋朝廷
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

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
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
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
舉而措之耳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
氣應之此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
此災異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嗚
呼可不謹歟

揚子

名雄字子雲漢成
哀間大儒著法言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

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
心不亦邇乎

臣按道即理也天下雖大同此一理人君所為循
理則治悖理則亂故曰治之在道四海雖遠同此
一心人君心正則治心不正則亂故曰治之在心
一理可以貫萬事治大不在小乎一心可以宰萬
物治遠不在邇乎

周敦頤

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朝熙寧元豐間
以郎官為監司著太極圖說通書得孔孟之

微指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
進也

已矣

端正也誠實也親謂父子
兄弟夫婦之屬和猶睦也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

而天下踈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

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家人皆易之卦名也睽卦兌

女同居而異意故為睽乖之象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

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觀

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

而已矣

復反也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

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復亦二卦也

臣按敦頤之言與前聖實相符契盖心不誠則私

意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

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

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故也世之人固

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徇於妻妾之私

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

焉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

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

盖踈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

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

已如此何恠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

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

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

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
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它不善
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
人為之偽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
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敦頤之言淵乎旨哉

大學衍義卷第一

真西山讀書記卷之上 大學衍義卷第二

帝王為學之本

大禹謨

虞書篇名
禹所陳之

紀大

帝曰來禹

此舜命
禹之辭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

朱熹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

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

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

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庶幾

也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

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則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玄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亦學此而已矣先儒訓釋雖衆獨朱熹之說最爲精確夫所謂形氣之私者指聲色臭味之欲而言也性命之正者指仁義禮智之理而言也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心也今即人主一身言之宮室

之欲其安膳服之欲其美與夫妃嬪侍御之奉
觀逸游田之樂此人心之發也是心為主而無
以裁制則物欲日滋其去桀紂不遠矣知富貴
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
節之以恭儉知旨酒厚味為迷心之鳩毒思所
以卻之知淫聲美色為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
之此道心之發也是心為主而無以沮喪則理
義日充其去堯舜不遠矣然人心之發如銛鋒
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
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惟平居

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為聲色臭味
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為仁義禮
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羸遷夫如是則理
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醜酢萬變無往而非
中矣蓋主於中則曰道心形諸用則曰中道本
非二事也欲學堯舜者其惟用力於此乎

益稷

亦虞書
篇名

禹曰都

都美

帝慎乃在位

帝曰俞

俞然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幾微也
康安也

其弼直惟動不應後

志

至大也
後待也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

休

申重也
休美也

臣按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

為三言以敷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
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
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
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
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然欲其常安
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
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
不戒則盤樂怠傲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
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
心得其養則能謹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
正直則内外交養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
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
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
玩之可也

仲虺之誥

商書篇名仲虺湯之左相作此以告戒湯之

曰德日新萬邦惟懷

懷謂心歸之也

志自滿九族乃離

志者心之所存也

王懋昭

大德建中于民

建立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

以義制事

制裁制也以禮

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
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按此仲虺勉湯之辭欲其於身心用其功也德

脩於身者日新而不已則萬邦惟懷所謂多助之
至天下順之也心之所存者驕盈自足則九族乃
離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日新則日進一日
堯舜兢業之事也自滿則日怠一日後世人主不
克終之事也治亂之分在此而已懋昭大德即所
謂日新其德也懋者欲其常勉昭者欲其常明此
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而不明懋之一言乃
其機括也大學所引湯之盤銘即其事也懋昭大
德者脩身之事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
以身率人之事大學所謂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

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正聖人以一身爲民之極
使望而趨之皆歸於中此所謂建中于民也然其
道豈有它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已蓋事有萬
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適當無
一事之不中矣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主於敬
而視聽言動不敢肆焉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
不中矣已之中乃民之所由中也夫王者所以爲
法後世者義與禮而已道備於身而無闕則法垂
於後而有餘然必不恃已之善以資夫人之善乃
可以興反是則危亡之道也虛心好問則天下之

善皆歸於我豈不裕乎矜能自任則一己之善其與幾何豈不小乎成湯聖人也而仲虺勉之以學丁寧切至有如此者後之人主可不深味其言

伊尹作咸有一德

亦商書篇名作此以告太甲

曰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

躬身也暨及也咸皆也

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

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

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也協合

臣按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又曰湯武身之也則成湯之聖蓋由學入而其所以有一德者伊尹輔佐之力也伊尹至此又舉以告太甲

焉一者何純而不雜常而不息之謂也吉凶者善惡之應人之秉德也純善而能常則動無非吉矣不純乎善而人欲參之不常乎善而人欲間之則二三其德而動無非凶矣易以日新為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勤而終怠始敬而終肆以一出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德何自而新乎終始之間常一不變則德日以新矣然德無定名有凶有吉將何所擇而師之要當主其善者以為師善者斯德而不善者非德也善無定體將何所

擇而主之要當以協于一者為主一者斯善而不
一者非善也天下之理凡出於一者無有不善如
乍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興焉此時未有它念之
雜一而善也纔有納交要譽之心則不一而非善
矣故考德者以善為主而擇善者又以一為主太
甲悔過遷善之後伊尹猶慮其擇善未精執德不
定而轉移於它日故特作一德之書以告之而精
要莫切於此數語嗚呼惟精惟一舜將遜位而後
以告禹咸有一德伊尹將告歸而後以告太甲付
授丁寧之意如此為人君者可不味斯言乎

周公作立政

周書篇名公作此以戒成王

文王惟克厥宅心

宅心謂安

定其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堯舜
以來累聖相傳一本乎此成王即政之始周公恐
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也故作此
書以立政為名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宅
心為先蓋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
也夫政事之修廢由用人之得失為人君者孰不
知之而用舍之間鮮不易者心無定主而是非邪
正得以眩之故也文王惟能安定其心故能立此

常事司牧之人皆賢而有德者心猶水然撓而濁
之不見山嶽淵澄弗動毛髮燭焉惟至公可以見
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惟至靜可以
見天下之動文王之用人所以皆適其當者由其
能宅心之故也文王生知之聖若無所事乎學而
其所謂克宅云者是乃文王之學也然不曰克宅
厥心而曰克厥宅心者亦猶臯謨不曰謹脩厥身
而曰謹厥身脩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哉

洪範

周書篇名洪大也範法惟十有三祀武王即位也商曰祀周曰年箕子王訪于箕子箕子殷父師也義不臣周故仍稱祀

立紂子武庚以箕子歸而王乃言曰嗚呼辭惟天陰訪問之箕國也子爵也

隲下民

隲陰默也相協厥居相助也我不知其彞倫攸

叙

彞常也倫理也攸所也叙次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

汨陳其五行

鯀禹之父也陞塞也汨亂也陳列也帝乃震怒帝即天也

震動

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斁畀與也疇類也斁敗也鯀則殛

死

鯀治水九載功用弗成舜殛之于羽山而死禹乃嗣興禹鯀之子也舜舉之以代鯀嗣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錫亦與也彞倫攸叙初一日五

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以其流行於天地之間故曰行次二曰敬用

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次三曰農用八政二曰食

次四曰協用五

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師兵也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

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師兵也農厚也

紀一曰歲二曰日月三曰日日四曰星辰五曰次五曰建

用皇極建立也皇君也極至也立極於次六曰乂用

三德治人之道用此三者故曰乂用次七曰明用稽

疑日擇建立卜筮人所以次八曰念用庶徵日雨日

也念謂念念在此次九曰嚮用五福一曰壽二曰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攸好德者所好威用六極

者善也考終命者得正而終也嚮慕也一曰壽二曰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與弱則攸好德之反六極之極謂窮

極也與皇極之義不同威猶畏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初未嘗定事首以彛倫之叙訪

于亡國之臣訪云者不敢召而就問之也彛倫者

治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理非人之

所為乃天之所設也天之於民既默陟之於善又

助合其厥居然君師治教之責則於我乎屬我乃

未知常理之次叙焉此所以問于箕子也堯憂洪

水使鯀治之鯀不能因性順導顧乃隄而塞之以

激其勢水既失性火木金土從而汨亂盖水者五

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皆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汨

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動威怒而不與以大法

九疇鯀以殛死禹繼而興隨山濬川行所無事而

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於

洛水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
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爲九類即今九疇是也初一
至次九即所謂彝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
人者也其氣運乎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
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於此
故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者也
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
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
則貌必至於嫚言必至於悖以視聽則昏且窒以
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天喪矣五者治身治心
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身心
旣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旣足
不可忘本故有祀焉司空居民旣得其安矣又有
司徒之教焉教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
遠人以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
曰農用八政民政旣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
是繼以歲月日時星辰曆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
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皇者君之稱極者極至
之義標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人
君之位者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

爲民之極建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之謂故曰
建用皇極至於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治否
因俗之強弱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於下臣當
循法無使顛恣而僭乎上爲治之道無越乎此故
曰又用三德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已而後謀之
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諏之卜筮以決之於天天人
相參事無過舉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
稽疑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
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以其時則建極
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是則不極之驗也天人相

應若影響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
庶證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應之
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
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
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此人
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
有五字爾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
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對所以爲萬世著
龜也

禮踐阼篇

大戴禮篇名

武王踐阼三日

阼者君之階故人君即位謂之踐阼

召師尚父而問焉

即太公望

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

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

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九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

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

於几於鑑於盥槃於盥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

戶牖於劔弓矛為銘焉

臣按武王之始克商也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阼

也又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問道者矣而太公

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二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

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

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

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

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

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

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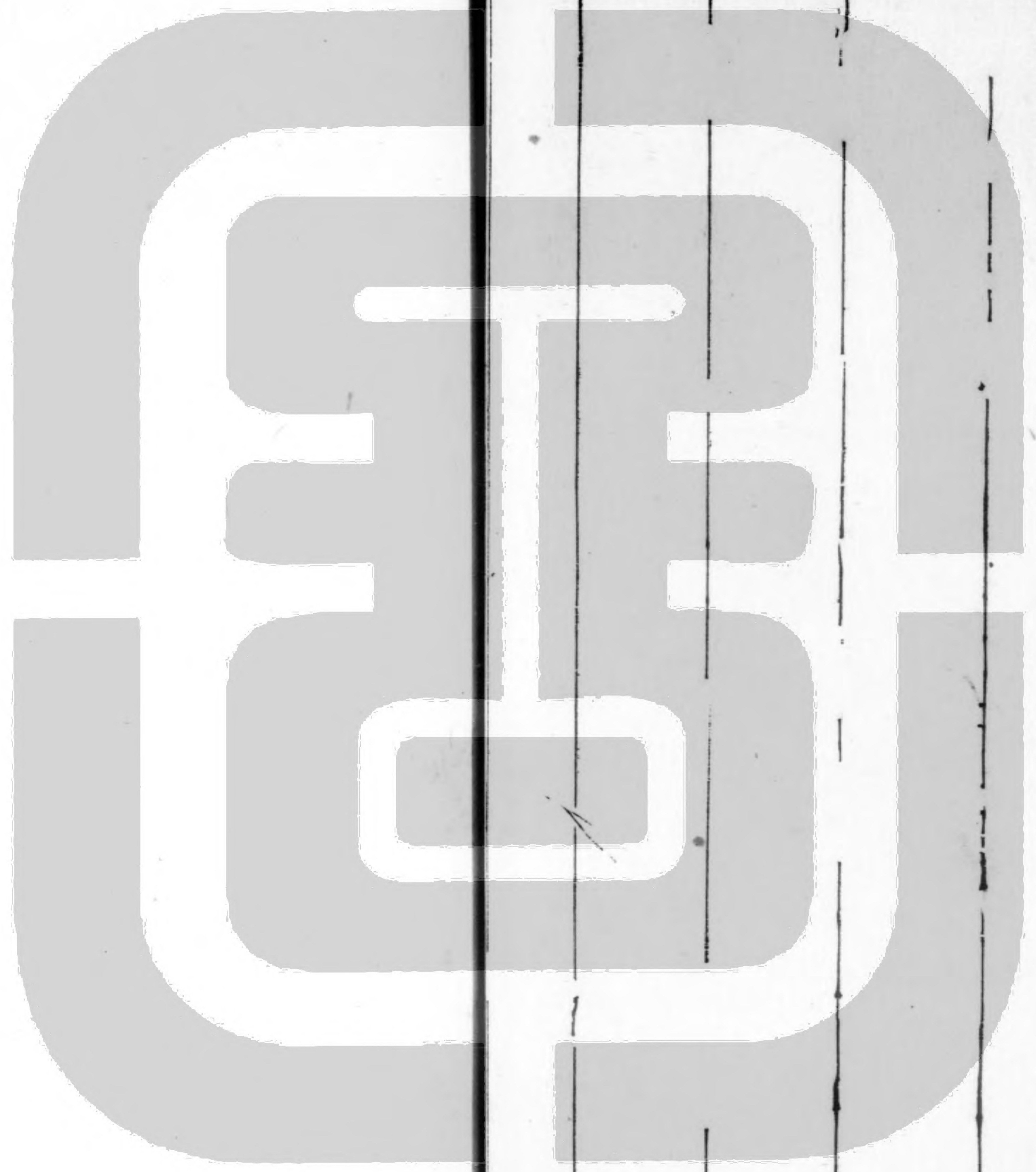
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

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與

以上叙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或謂堯舜而下皆

生知之聖今以學言何哉蓋生而可知者義理之源爾若夫治已治人之法固不能無待於學也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師考之論語則信而好古者孔子之所自許也學之不講者孔子之所嘗憂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則雖生知之聖亦有不從事於學者然自商以前未有學之名觀書所載數聖人之心傳面命與君臣之間胥訓胥告者無非學也願治之主誠即其全書而熟復之則千載聖學之源流將瞭然於曾中彊勉力行二帝三王之盛可以企及也今特撮其大要著之於篇以見學之有本云

大學衍義卷第二



卷之二

十三

卷之四